

《纽约时报》头名畅销书 本书获1998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
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唯一一本可以同《飘》媲美的长篇巨制

A Man in Full

完美的人

TOM WOLFE [美] 汤姆·沃尔夫/著



远方出版社



完美的人

TOM WOLFE [美] 汤姆·沃尔夫/著
黎明/译

A
Man
in
Full

远方出版社

69x43/01

版权声明
A man in full
By Tom Wolfe
Copyright © 1998 by Tom Wolfe
Original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Yuan Fa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05-1999-00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的人/(美)沃尔夫著:黎明译.-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2000
ISBN 7-80595-622-7
I.完...II.①沃...②黎...III.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884 号

完美的人 (美)汤姆·沃尔夫著 黎明译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邮编: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东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600 千
印 张: 2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5-622-7/I·254
定 价: 28.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序幕：查利船长	(1)
第一章：赭色麦加	(14)
第二章：鞍囊	(32)
第三章：松脂农场	(56)
第四章：褐肤色的异母兄弟	(84)
第五章：杀人的冷库	(101)
第六章：贪欲的泥潭	(123)
第七章：“7—11”便民商店	(144)
第八章：地理形势	(163)
第九章：多余的女人	(190)
第十章：红毛狗	(215)
第十一章：这是不对的	(228)
第十二章：繁殖棚	(253)
第十三章：扣留	(287)
第十四章：上帝的天大的玩笑	(299)
第十五章：橡壁囚室	(316)
第十六章：跟随你	(341)
第十七章：艾匹克蒂塔斯来到了家	(365)
第十八章：“阿哈”现象	(386)
第十九章：考验	(406)
第二十章：梅的军队	(428)

第二十一章：真正的伯克海德	(452)
第二十二章：柬埔寨	(472)
第二十三章：交易	(499)
第二十四章：两位橄榄球场上的英雄	(524)
第二十五章：达威尔·斯克鲁格斯成了主角	(542)
第二十六章：握住了手	(553)
第二十七章：屏幕	(566)
第二十八章：宙斯赐给的火星	(582)
第二十九章：艾匹克蒂塔斯出现在伯克海德	(597)
第三十章：公牛与狮子	(612)
第三十一章：罗杰变黑了	(632)
第三十二章：大当家	(653)

序幕：查利船长

查利·克罗克骑在他心爱的田纳西州产的名马上，挺挺胸膛，使自己在鞍上坐得笔直，并深深地吸了口气……啊——候选人名单原来是这样……。他喜欢让他的宽胸膛在卡其衬衫里面时起时收，能想象得到，所有参加狩猎的人们都能注意到他的身体是如何地健壮。听有的人，不仅七位客人，还包括六名黑人随从以及他的年轻妻子。他妻子也骑着马跟在他后面，靠近几匹骡子拉的弹簧椅座四轮马车和装狗笼的货车车队。为了进一步炫耀自己，查利还把背部的大肌鼓出来，就像孔雀开屏或者火鸡用喙整理羽毛。他的妻子塞雷娜只有二十八岁，而查利已经六十开外，头顶光秃，只剩两边和后脑还有几簇卷曲的灰发。他决不放弃任何机会足以提醒她，有一根结实的绳子——不是，是一根名副其实的钢丝绳——把他同他的年轻时有像野兽那样的活力联系起来。

此刻，他们距离“大宅”已有一英里之遥，已深入到似乎无穷无尽地盛长着蓑衣草的农场腹地。虽说是二月下旬，可在佐治亚州的南端，早晨八点钟的太阳已相当炽热，雾霭升上空中像是缕缕轻烟，在松树林中生出一种天然的绿色光亮，把蓑衣草丛蒙上一层黄褐色。查利又一次深深的吸气……啊……青草的浓浓芳香……松树的树脂清香

……还有所有那些动物的强烈气味：马匹、骡子、狗群……。这些动物的气味不知为什么多少使他想到了他来到这世上已经有六十多个年头。“松脂农场”，佐治亚州西南角面积达两万九千英亩的原始森林、土地与沼泽，而所有这一切，每一寸土地，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的动物：五十九匹马、二十二头骡、四十条狗；三十六座建筑物，再加一条一英里长的沥青起落跑道，以及必不可少的喷气机加油站与飞机库——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是查利·克罗克船长的，用途也是他选定的，这就是——射鹤鹑。

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了，便朝他的打猎伙伴转脸过去。这是一个身子结实、面孔刻板的男子，名叫英曼·阿姆霍斯特，正同查利骑马并行。查利说：英曼，我打算——”

英曼用他典型的“英曼·阿姆霍斯特式”的高声嚷嚷打断了查利的话头，仍在坚持探讨即将来临的亚特兰大市长竞选问题：“听着，查利，我知道乔丹有人缘，在党内有威望，说话也公道，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朋友……”

查利还在看着英曼，但并没有在听他的话。他只注意到英曼抽了几十年不带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带来的烟熏过的带咕啾声的典型南方口音。就像只模样轻轻的鸭子，正是这样。这人已有五十五六岁了，可是还有一头黑头，从前额往后滑溜到他的圆脑袋上。英曼身上的一切一切都是圆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堆球状物一个压一个地堆起来的。油腻腻的双颊与下颚，似乎无需脖颈的帮助，就搁到了组成他胸部的两个大肉球上，这个胸部又搁到了一个鼓得圆圆的大肚皮上。甚至双臂和双腿，看上去太短了，也似乎都是由球形体制成的。卡其猎装上穿一件塞得鼓鼓的背心，只能使他显得更圆。然而，这位红光满面的矮胖子却是阿麦克斯科化工集团的主席，是亚特兰大极有影响的企业家。查利把他作为本周末要在“松脂农场”猎获的首要目标。查利渴望阿麦克斯科公司租用他的写字楼。截至目前，查利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妄自尊大地命名他的写字楼为“克罗克总汇”，却是他犯下的严重错误。

“我说，弗利特太年轻，太毛糙，想玩竞选太早了点。你说是不是？”

突然，查利意识到英曼在问他问题呐，可是，查利除了知道安德烈·弗利特是个黑人活动家之外，对他别无所知。

所以，他只好“嗯——”。

英曼把查利的回答看作是对弗利特无好感的表示，便说：“哼，别把那种东西搞进来，搞脏了竞选。我知道有些人到处嚷嚷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无赖。不过，我对你说吧，要说弗利特是无赖，那他就像我这样的无赖。”

无论从哪方面说，查利都开始不喜欢这场谈话了。首先，像这么一个美丽的星期六早晨，本来是猎鹌鹑的大好季节，却去谈什么政治，尤其不该谈亚特兰大的政治。查利喜欢设想自己在松脂农场猎鹌鹑，正同一百年前的农场主人——一位名叫奥斯汀·罗伯都·惠特的南北战争时期的英雄所做的事情一样；而一百年前在松农场猎鹌鹑的人谁也不会走出蓑衣草丛去谈亚特兰大的市长竞选，而且两名竞选者都是黑人。不过，查利是个正直的人。不仅如此。这是……弗利特。查利本人曾经同弗利特打过交道，时间还隔得不久，但他不想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些事。

于是，这一回是查利插嘴打断英曼的话了：

“英曼，我要跟你讲件事，也许我会后悔说的，不过，我想还是提前对你说的。”

英曼眨了眨眼睛，显出有些困惑。“那好吧……说吧。”

“今天上午，”查利说，“我只想射鹌鹑。”他到松脂农场来，就想忘掉亚特兰大，甚至提都不想提它。他只想感觉大自然，感觉家庭的氛围，这个时候他才不再仅仅觉得是个房地产开发商，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只想射鹌鹑，嗯，”英曼说：“用这个？”

他指了指查利那支 0.410 口径的猎枪，枪在皮套里，斜跨在马鞍上。0.410 口径散发出来的铅弹，范围比任何别的短枪来得小。对雄鹌鹑来说，要把它同母鹌鹑区别开来，唯一的标志是喉咙上有一簇白羽毛，大约有八英寸的样子。

“是啊，”查利笑笑说，“你记得吧，我跟你讲过，我要提前完成。”

“是吗？我来告诉你吧，”英曼说，“我敢跟你打赌，你完不成。我跟你赌一百美元。”

“你输了按几倍给？”

“几倍？是你起的头！是你在吹牛！你知道，有句老话，查利：‘屎没拉完，门关不上’。”

“行啊，”查利说，“一百块钱头一窝，这才公平。”他从马鞍上倾过身来，伸出右手，两个人握了握手，这赌就定了。

他立刻后悔。钱有危险了，有件深深烦人的事在他脑子里开了锅。谋士银行！克罗克总汇！还债！事情堆成了山！不过像他那样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懂得如何欠债过日子的，难道他们不是……这样生活是合乎规律的，难道不是吗……你长了鳃就为了要呼吸，是不是……于是他又深深吸了口气，以便把一刹那间发生的惊慌情绪驱赶开去，重新鼓起了后背上的大肌。

查利为他的身子感到自豪：粗壮的脖子，宽宽的双肩，强健的双臂；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他的后背。松脂农场的雇工都称他查利船长。一百年前有艘《塞米诺尔大湖号》的渔船，船长就叫查利·克罗克这个名字，有一头卷曲的金发，按当地的传说，据说这样的头发会带来力量和勇气。有一支歌专门歌颂他，一些上年纪的老人都还记得它。歌词是这样的：“查利·克罗克是个完美的男人。他的后背就像泽西的公牛。不爱吃秋葵，也不爱吃梨。他爱上一个姑娘是个光秃瓢。查利·克罗克！查利·克罗克！查利·克罗克！”是不是真的有过这么一个人，查利从来未查清楚。不过他喜欢这个形象，他常常用现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是的，我的后背就像泽西的公牛！”他在佐治亚技术学院时，说是橄榄球队的明星。打橄榄球使他的右膝盖留下了毛病，大约三年前转成了关节炎。然而，他并不拿它来同上了年纪联系起来。这是光荣的战争创伤。一匹漂亮的田纳西州出产的小步马的特点在于它的步法匀称、稳当，骑着不必担心身子前倾，当它小步开跑的时候，膝盖不至于上下张合。如果不是骑着这种马，查利不能肯定在尚有寒意的二月清晨还能不能端坐在马背上。

在他前头，狩猎的向导与猎犬训练师莫斯比骑在另一匹小步马上。

莫斯比用一种奇特的、低调、拖长的哨音对猎犬发出信号，这种哨音是从他喉咙深处发出来的。查利有两只名贵的短毛大猎犬，一只名叫惠普，一只名叫诺布，这会儿只带一只出来，让它在金黄色的蕤衣草丛中嗅出鹌鹑窝的气味。

两位射猎者——查利与英曼，默默地骑了一程，倾听货车的咯咯声、骡子的蹄声，马匹的喷鼻声，等待着莫斯比发出信号。一辆货车载着狗笼子，关着三四对短毛大猎犬，以便轮流放进蕤衣草丛中去追逐猎物；还有一对黄毛的刹回猎物的猎犬，名叫罗纳德与罗兰。一队“拉曼查”出产的骡子，配有铜球的轭与挽具，拉着货车。两名带狗的仆役都是黑人，穿着厚厚的不怕荆棘扎伤的黄色罩衫。那辆有弹簧座椅的四轮马车，是辆老式的木制马车，有减震器、充气胎以及漂亮的黑色皮椅座，就像“奔驰”车那么舒适。两名黑人仆从，穿着黄色罩衣，驱赶着拉四轮马车的骡子，并负责从马车的后厢里取出食物与饮料来招待客人。坐在黑色皮椅座里的有英曼的妻子艾伦，年纪同丈夫相近，不会骑马；还有四位请来过周末的客人：贝蒂·莫里西与哈伯特·莫里西夫妇，他们都不骑马，不狩猎。查利自己可不愿意在射鹌鹑的时候把自己局限在一驾四轮马车内，可是他喜欢有一批观众。马车的两旁各有一名身穿黄罩衣的黑人雇工，其主要职责就是当查利的妻子塞雷娜和英曼与艾伦夫妇的十八岁的女儿伊丽莎白上马的时候，牵住马。

查利这会儿才发现，塞雷娜和伊丽莎白两人已经远离大家，拖在后面约有五六十码。查利最初不知为什么原因，对此有些恼怒，她们两人穿着卡其布猎装——在佐治亚州的农场打猎必须穿上卡其布猎装，正像在苏格兰农场猎松鸡必须穿花呢西服——熟练地并着肩，身子略向对方倾过去，悠闲地聊着天，不时微笑，有时想大笑又忍住不笑出来声，啊，今天早晨，这两个人怎么成了好朋友啦……没有一个人见到塞雷娜一头略略飘逸的浓浓黑发以及一双浅蓝色、极有生气的大眼睛，不称赞她年轻美貌的。年岁比查利几乎小一半！即使距离五六十码，她也处处看得出来是查利的第二任妻子。不久，她明显地表露出来，她同这个十几岁的伊丽莎白·阿姆霍斯特最谈得来，远远超

过伊丽莎白的母亲或辛蒂·斯坦纳德或来宾中的任何一个人。伊丽莎白年纪虽小已很性感……白皙皮肤、密密的浅棕皮，嘴唇富有感情，即使穿着卡其猎装，你也可以见到衣服里面的丰满胸膛……，查利这样地打量着一位朋友的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女儿不免有些自责。但是，少女这种招摇的样子，穿着长裤横跨在马背上两条大腿紧紧夹着的样子，身躯前后摆动的样子，谁能不注目凝视呢！艾伦·阿姆霍斯特对塞雷娜做了些什么，使得塞雷娜同艾伦的女儿如此亲近过了艾伦本人？艾伦不曾经是玛莎的好朋友吗！查利深深吸了口气，把玛莎、把所有的陈年旧事都从脑海中赶了出去。

弹簧四轮马车的一名车夫在低声吆喝：“一号马车呼唤基地——一号马车呼唤基地……”原来，车夫的椅座下有一台无线电话。所谓“基地”，就是位于大宅后面的监工办公室。所谓“一号马车”那是因为查利希望英曼和艾伦，莫里西夫妇，斯坦纳德夫妇，可以自由自在独自分头游逛，他希望他们注意到，他为这次周末狩猎准备下四套装备，四驾四轮马车（一号马车、二号马车、三号马车、四号马车！）四辆载狗笼子的货车，四名驯狗师，四组骑马侍从，……什么都是四套！松脂农场是如此之大，足够你驰骋一番的。可以这样地计算：在整个狩猎季节，即从感恩节^①到二月底，组织一次狩猎活动，一对猎手每周射猎半天，就必须至少提供五百英亩的场地。否则，猎手会把鹌鹑窝一扫光，明年就没有鹌鹑可猎了。如果一对猎手每周射猎一整天，就必须有一千英亩。好了，现在查利有两万九千英亩。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整个狩猎季节让一对猎手一周七天都去射猎。猎鹌鹑！这是美国贵族的野外游乐，而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的贵族则是猎松鸡和野鸡。猎鹌鹑只有比猎松鸡和野鸡更好！猎松鸡和野鸡需要有一批助手去树丛中把它们朝猎手这边驱赶过来。猎鹌鹑必须潜行。必须有大猎犬、大马、大号猎枪。鹌鹑是鸟中之王。只有鹌鹑才搏击长空，使你的心脏在胸膛内砰砰跳动。想想看：查利船长已经来到此地！来到了佐治亚州第二个大农场！他拥有两万九千英亩的土地、森林、沼泽，加

① 感恩节在美国是每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译说

上大宅、供客人住宿的宾馆、监工房、马厩、谷仓、饲养棚、蛇馆、狗舍、花园、储藏室——南北战争以来就有的，约有二十五间储藏室——他要维持这一切，要雇足够的人手，要经营管理，这还未算上一个停机坪、一间可停放“湾流五号”飞机的机库，……而这一切都只为了每年十三个星期的狩猎季节。拥有这一切并不多么地富有。因为这是在南方。是个人物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鹌鹑农场。你必须能对付以各种方式进入农场的客人和野兽，用你的智慧、你的赤手空拳、你的枪。

查利希望能有某种方式把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给英曼看，当然现在还没有想出好办法，除非他像一个傻子那样夸夸其谈。因此，他决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达此目的。

“英曼”，他说，“我有没有对你讲过，我爸爸从前在松脂农场干过活？”

“是吗？什么年代？”

“啊，那时我还只有九岁或十岁。”

“他在这儿干什么？”

查利略略一笑。“没干多久。只呆了几个月。老爸总是被解雇。他在南部阿尔贝一半以上的农场都呆过，都被解雇了。”

英曼一言不发，查利摸不透他心里怎么想。查利怀疑这么着来介绍克兰·克罗克的火爆脾气会使英曼感到不舒服的。英曼是个老派的亚特兰大人，如果现在还有老派亚特兰大人的说。亚特兰大从来不像萨凡纳、查尔斯顿或里奇蒙那些真正的南方老城，那些地方，财富是从土地得来的。亚特兰大是由于通了铁路，发展了商业，才兴旺起来的。一百五十年前，此地还一无所有。但从那时起，人们拼命捞钱。地名已经改过三次。最初叫“终点”，因为是新建铁路的终点站。后来改名叫玛莎维尔，以纪念名叫玛莎的州长夫人。后来才叫亚特兰大，是因为要吹捧“西部与大西洋铁路公司”的，人们说，铁路通到萨凡纳，就得到一个在大西洋的港口了。^①阿姆霍斯特家族正是热心吹捧这一观点，为此大卖力气的一家族。查利不得不承认。英曼的父亲在本地

① 亚特兰大：Atlanta 显系从大丁洋 Atlantic 一词衍变为来。——译注

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的年代就创建了医药公司，而英曼又把它发展成为一家化工集团“阿麦克斯科”。现在，他不在乎跟着英曼的足迹走。阿麦克斯科已是如此庞大，如此门类齐全，如此管理有序，自成体系。也许英曼睡上二十年大觉，阿麦克斯科还是照样运转，照样挣钱。可是英曼连一分钟的瞌睡都不想打。他太喜爱那些董事会议了，太喜欢出席各种酒会了，太喜欢人们向英曼·阿姆霍斯特这位伟大的医药企业家敬意了，太喜欢乘坐“阿麦克斯科飞鹰 900 号”去意大利北方、法国南方还有天晓得别的什么地方去公费旅游了，太沉溺于只要他弯弯小指头就有一帮奴才跳起来侍候他了。有了像阿麦克斯科那样的大公司垫在下面，英曼想在宝座上坐多久就多久，直到上帝允许他咽下最后一块羊腿肉和薄荷果冻。而他——查利，还只是孤家寡人。房地产开发商就是这么回事——孤家寡人。你必须靠自己把房子卖出去。人家相信你，才能把钱借给你，人们必须把你看作是无所不能、毫无缺陷的天才。不是相信一个公司，而只是相信我——我自己。他之所以犯错误，正因为他太相信了自己。他为什么要在切罗基县建造一个楼群，把其中一座四十层的塔楼以他自己的姓氏来命名——“克罗克总汇”！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亚特兰大房地产开发商敢于如此显示自负的雄心。而现在，这座该死的塔楼在那儿矗立着，60% 的房间空着，钞票大量外流！

深深的忧虑一旦点燃起来，就像是发了炎症。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不能让它在松脂农场如此完美的猎鹌鹑的美好日子里发生。于是，他又回到了有关他父亲的话题。

“那时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英曼。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六晚，要到……”

查利没说完就打住了。前头，驯狗师莫西比停下来，朝后面看，举起了帽子。正是信号。他的低嗓音经过蕤衣草丛传过来？

“短毛——大猎犬！”

毫无疑问，短毛大猎犬诺布已经摆好了姿势，鼻子朝前戳着，尾巴像一根棍子那样翘起来，成 45 度。它已嗅到了掩在蕤衣草丛中的鹌鹑窝的味道。另一只短毛大猎犬惠普，在莫西比身后，也用同样的姿

势，准备随时支援诺布。

货车停下来了，每个人都悄不作声，两位射手查利和英曼下了马。对查利来说，幸运的是上马下马时都是左腿吃劲，右腿只消甩过马背，因此他疼痛的右腿膝盖无需受到折磨。他刚一下马，就有一个穿黄罩衣的名叫欧内斯特的男仆跑过来，从他和英曼的手中接过去缰绳，查利从皮套中抽出 0.410 口径猎枪，在双筒枪管中装进两颗子弹，同英曼一道走进了蓑衣草丛。他发现自己的膝头有些僵直，因此走路有点跛脚，但他顾不及病痛。肾上腺会去照顾它的。他的心砰砰地跳。不管你射猎过多少次，每当猎犬朝目标奔去，你正在草丛中接近一窝鹌鹑时，都难免要觉得紧张。鹌鹑有感到危险的本能，在高的草丛中掩藏起来了，但突然，它们以无法相信的加速度冲向天空。谁都用这个词：“冲”。一处射猎者只能有两个人，不能再多。鹌鹑像火箭一样冲天而去，并且是四处分散开去，以便迷惑捕猎者。射猎者在激动的心态中，把猎枪从这头扫到那头，相互间造成的威胁更甚于对鹌鹑的感协。所以，两个射猎者共同行动已是足够危险的了。也正因为此，他让随从都穿黄色罩衣。他可不愿意某个笨蛋客人抽了疯，把一棵开花弹送给了随从的男仆。

英曼走在查利的右边。默契中有一根想象的线拉在他俩中间，查利只能追射左边的鹌鹑。非常地寂静，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跳动得那么迅速。他感觉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形成了压力：客人们的眼睛、赶骡子仆役的眼睛、随从的眼睛、莫西比的眼睛、他妻子的眼睛……他可是带来了一支小小的军队啊，是不是？而且他开了大口，宣布说他将只射杀雄鹌鹑，同英曼打了一百美元的赌，大家都听到了这件事。

他把猎枪扛在肩上。似乎要永远扛在那里不动了。事实上，还不到二十秒钟——

刷！

空气震动了，一窝鹌鹑从草丛中冲了上来。声音似乎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各个角度都有片片灰色的东西。有一道白色。他把猎枪朝左边举起。枪筒指准鹌鹑前面一点！这是最要紧的事。开了一枪。他

以为——还不清楚。又有一道白色。枪筒几乎朝头顶上瞄准，又发一枪，一只鹌鹑从空中跌落下来。

查利握着猎枪站着，感觉到了刺鼻的火药味，心砰砰地在捶。他朝英曼转过身去。

“你怎么样？”

英曼使劲摇头，以至颞下的肉都在颤动。“他妈的——对不起，女士们”——他的妻子艾伦，贝蒂·莫里西与哈伯特·莫里西夫妇，斯坦纳德夫妇，都已从马上下来，朝两位猎手这边走来——“我错过了头一只。没跟上狗娘养的。”他在生自己的气。“本来可以射到第二只的，可是不能肯定，去他妈的，——对不起。”他的头摇得更厉害了。查利甚至没有听见英曼开了枪没有。

英曼问查利：“你怎么样？”

“我知道打上第二只了，”查利说。“头一只怎么样还不清楚。”

“两只都射中了，查利船长。”说话的是朗尼，一个带猎犬的男仆，正站在运狗笼的货车上。

“要是雄鹌鹑更好，”英曼说。

很快，专衔猎物的两头猎犬罗纳德与罗兰叼着两只被查利射杀的鹌鹑从草丛中跑出来，把猎物交给朗尼，朗尼又转交给“查利船长”。鹌鹑一旦到了他的手中，就显得很小。身体还暖暖的，几乎可说是热的。查利用手指挑起它们的喙——果然，喉部各有一簇白毛。

一阵难以形容的快感涌遍了他的全身。他成功了，正如他说的那样！从头一窝冲上天的鹌鹑中射杀两只雄鹌鹑。这是一个吉兆！还会出什么错？不会了！可是他不敢笑出来，因为害怕表现出骄傲，而实际上他确实骄傲。

他听到骡夫和随从也在窃窃私语，都在说“查利船长”如何同客人打了赌。英曼走过来，摸摸这只鹌鹑，又摸摸那只鹌鹑。

现在，查利才让自己微微一笑。“你在干什么，英曼？你以为我同朗尼是拿两只死鸟来哄骗你？”

“得啦，我是个狗娘养的，”英曼灰溜溜地说。“我没想到你会成功。”

此刻，查利才让自己开怀大笑起来。“不用怀疑我，英曼，只要是

射鹤鹑你就不必怀疑我！现在，带我去引见你说的一个老朋友本·富兰克林^①怎么样！”

英曼把手伸进卡其布猎装的口袋里，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的表情。“嘿！见鬼……我什么都没有带出来。我不是来购物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才不来你的农场仓库里买东西呢！”

“喔，兄弟，”查利说，“什么都没有带来！”好比说‘卡车抛锚了’！‘厨子病了’！‘什么没有带来’？查利环顾艾伦·阿姆霍斯特，莫里西夫妇，斯坦纳德夫妇，微笑了一下。“你们听到了吗？要是没有准备好，赌金可以赌点热门股票啊！”

噢，这可真有意思。他又环顾骡夫、随从、所有穿黄罩衣的男仆，明白他们也都在瞧着这场戏呢；又看看英西比，他正骑马朝这边回来；再看看塞雷娜——

——塞雷娜上哪儿去了？他用目光搜索着。她不在现场，隔了七十或八十码，在地里呐。塞雷娜同伊丽莎白还骑在马上，并肩谈话。她们谈得正起劲，还哈哈大笑起来。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两位年轻女士，头发蓬松着，身上沾着泥土，竟丝毫也未注意到这边发生的事。竟然不关心两个——两个老头开枪的结果。他突然升起一股怒火但不敢表露出来。

正在此时，塞雷娜同伊丽莎白都别转马头，朝他们这边过来，一路上仍不断地亲密交谈、大笑。她俩骑在马上走近查利、英曼、艾伦，以及莫里西夫妇、斯坦纳德夫妇。她俩身上发出一道青春的朝气，平滑的脸颊发出光泽……一幅两个傲慢的女孩子的骑照……脖颈与下巴显出柔和的曲线……紧紧裹在身上的马裤凸现出两条丰满的大腿。皮肉松弛的艾伦·阿姆霍斯特与贝蒂·莫里西以及辛蒂·斯坦纳德这三个女人是没法比的。

憨厚的贝蒂·莫里西抬头看着塞雷娜说：“你知道你丈夫干了什么吗？他射中了两只雄鹤鹑，英曼输给他一百美金。”

“噢，太好了，查利，”塞雷娜说。

① 美国的百元钞票上印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像——译注

查利细细察看她的脸色。话里虽然不带讽刺意味，但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出调皮的神色，蓝眼珠是那样的熠熠生光，并且朝伊丽莎白一眨眼……查利明白塞雷娜正是带着调侃说这句话的。他感觉到脸在发烧。

伊丽莎白低头朝她父亲看，说：“你是怎么搞的，爸爸？”

“别问了”英曼咕咕哝哝地应了一声。

伊丽莎白故意逗逗趣。“啊，讲给我们听听吧，爸爸。”

“我敢说，你并不想听，”英曼说，撇了撇嘴，试图表现得毫不在乎，但不成功。

此时，伊丽莎白在鞍子上倾下身来，一头亮棕色的长发遮到了脸上，用一只手去抚摸她老爸的后脖，把自己的嘴唇印了上去，用一种孩子嗲声嗲气的语调（看来她是常用这种语调跟她老爸说话的）说：

“喔，天哪，爸爸对整个鹌鹑家庭一个也没有伤害？”

说着，她又朝塞雷娜眨一眨眼睛，塞雷娜咬紧嘴唇，努力不在两位狩猎者面前笑出声来。

这时，查利的面孔通红。整个鹌鹑家庭！那是什么意思？动物的权利？无论是什么，都是有意的胡闹。两个女人坐在她们的骏马上，朝下看着地上的一群老人，两个人窃笑着，相互交换着一种串通一气的目光，……真太过份了，按照从前南方种植园的老传统，射杀鹌鹑是一种仪式，男人的角色是猎手、供养人、保护人，女人的角色则是天然的、优美的，值得称赞的，该把一切事物安排妥贴。查利想不出用什么词句来说明这些，但他能感觉得到。喔，他感觉到——

正在此时，四轮马车的无线电中传出响声，一个低噪音的人在说话，查利听不清楚。

一名骡夫大声朝这边：“查利船长！杜伍德打过来的。说斯特鲁克先生从亚特兰大打来电话，要你马上回电话。”

查利的心沉下去了。只有一个理由，他的年轻的财务官威斯默·斯特鲁克才敢在星期六上午猎鹌鹑的大好时光里电话追踪到松脂农场来。

“告诉他——告诉他，我待会儿给他回电话，等我们回到猎枪室。”